

开放的选择

THE OPEN CHOICE

王振武 著





国防大学 2 073 0089 2

王振武著

开放的选择

选择学引

三联书店
1990·北京



责任编辑 祝敬毅
责任校对 张红星
封面设计 文增柱 石 岩

开 放 的 选 择
KAIFANG DE XUANZE

选择学引论

王振武著

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印张 350.000千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定价 5.95元

ISBN 7-108-00374-0/B·89

目 录

序言 猫头鹰从东方飞起来了………	(1)
导论 选择的哲学和哲学的选择………	(11)
0.1 选择的哲学 ………………	(11)
0.2 哲学的选择 ………………	(17)
0.3 人与自然对话的新方式 ………………	(33)
两种传统文化对话的新方式	(34)
两种社会制度对话的新方式	(36)
两种哲学党派对话的新方式	(39)

上编 选择的一般方式

第一章 选择的范畴………	(49)
1.1 一元和多元 ………………	(52)
1.2 互斥和互补 ………………	(62)
1.3 相对和绝对 ………………	(66)
1.4 系统和环境 ………………	(70)
1.5 整体和部分 ………………	(75)
1.6 结构和功能 ………………	(79)

1.7	稳定和不稳定	(82)
1.8	控制和反馈	(89)
1.9	竞争和协同	(93)
1.10	对称和破缺	(100)
1.11	混沌和有序	(105)
1.12	随机和决定	(112)
1.13	原因和结果	(124)
1.14	必然和偶然	(128)
1.15	可能和现实	(134)
1.16	内容和形式	(140)
1.17	现象和本质	(146)
1.18	有限和无限	(153)

下编 选择的等级层次

	第二章 物质选择	(163)
2.1	自然选择	(170)
	复制基因	(171)
	适者生存	(177)
	选择压力	(183)
2.2	活动选择	(189)
	图式	(190)
	同化	(193)
	顺应	(196)
	平衡	(201)
2.3	信息选择	(210)
	变异度	(211)

不确定性之消除	(216)
信息的中介性	(221)
信息选择的类型	(229)

第三章 思维选择 (233)

3.1 事实选择	(240)
注意	(241)
科学事实	(252)
典型性	(258)
3.2 理论选择	(260)
直觉	(261)
抽象性间隔	(267)
简单性	(271)
3.3 决策选择	(277)
意志	(278)
目标和方案	(283)
择优化	(288)

第四章 实践选择 (296)

4.1 技术选择	(319)
主体能力	(319)
生产工具	(323)
人工自然	(327)
4.2 经济选择	(335)
责权利	(336)
两权分离	(338)
市场	(346)
失业与破产	(347)

4.3	管理选择	(349)
	主权者	(350)
	管理者	(353)
	双向控制	(356)
	打破大一统 实行双向选择	(362)
第五章 文化选择		(367)
5.1	科学选择	(374)
	语言符号	(375)
	实验	(384)
	科学的社会功能	(397)
5.2	价值选择	(409)
	主体的意义	(410)
	价值世界	(417)
	个体与社会	(421)
5.3	审美选择	(433)
	审美感	(434)
	对象化	(439)
	天人合一	(446)
英文目录		(454)
英文提要		(458)

序　　言

猫头鹰从东方飞起来了！

《开放的选择》一书的写作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使中华民族的理性之光重放光辉！

当我几年以前刚刚步入哲学殿堂的时候，一位西方哲人对中国哲学的断言——中国无哲学——这句话曾深深地刺痛了我。几年来，它一直咬啮着我的民族自尊心。然而，当我冷静下来之后，却觉得这句话除了一半虚骄和狂妄之外，也道出了一半事实。虽然，中国古代曾产生过《易经》这样对现代科学极有影响的哲学著作，产生过孔子这样至今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在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放出了灿烂的光芒，成为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源地之一。然而，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在近代，尤其是在现代确实是落伍了，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一直停留在人类思维发展始初的浑沌未分的整体思维水平之上，精于思辨，疏于实证，精于直观，疏于分析，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科学，甚至也没有达到近代科学的水平。以“五四”运动为契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选择了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但不无遗憾的是，革命的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却也使某些人以迷信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僵化、教条化，他们只以注经式的方式随意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是以苏联为中介的，自然这种解释大都是以斯大林的机械决定论为解释性框架

的。因此，在我们这个在舆论上极力推崇唯物辩证法的国度里，辩证思维并没有彻底树立起来，一会儿大力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会儿又搞唯生产力论；一会儿宣扬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一会儿又宣扬一切向钱看；一会儿提倡按客观规律办事，一会儿又大搞实用主义；人们的思维方式始终象秋千式地在“物”与“心”两极之间游荡，并没有在“物”与“心”之间达成一种必要的张力。这种极端式的思维方式远远适应不了现时代的 要求，因为现代科学把整个世界看作是具有复杂性的系统，认为只有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它。随着我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行，人们终于被改革的大潮从教条主义的迷梦中惊醒，从而使原有的哲学范式陷入贫困和危机。现时代给人们展示出来的对象世界的复杂性猛烈地冲击着我们原有的陈旧、僵化的哲学范式，把哲学的发展推到一个新的临界点上，使哲学面临着决定自己存亡的新的选择。一种选择认为要恢复原有哲学的本质，以原有哲学为框架容纳现代科学提出的新材料；另一种选择是把西方的某种哲学引进来取代原有的哲学范式。前一种选择是行不通的，因为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一个树状的开放系统，每一种思想体系是其中的一个分枝，从每一个分枝点还可以生长出许多小分枝。如从康德哲学中衍生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派别和马赫的唯心主义派别；从黑格尔哲学中演化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演化出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流派所领会到的只是原有哲学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本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恢复传统哲学的本然，而应把其中的某一方面和现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建立新的哲学体系。如果硬要以原有的哲学范式来同化现代科学，那就会象恩格斯在19世纪所批评的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哲学小贩那样，把自然科学的一切新成就都当作没有造物主的新论据，而在发展哲学方

面却什么也没有做。这就把人类的理性之鹰束缚在笼子里，在笼子里谈哲学，——我们在笼子里谈哲学太久了，因而，翅膀已经软化，失去了在天空自由飞翔的本性和能力，即使是在现实的黄昏来临时，密涅瓦的猫头鹰也不能振翅高飞。诚然，这种笼子里的哲学听起来也是堂而皇之的，高超的思辨，加上华丽的词句，足以使人倾倒，然而这种理性之花，虽然很美丽，却结不出硕果，虽然富有智慧，却毫无建树。因为人类认识的发展，不是材料的堆积，也不是概念的推演，更不是文字的玩弄，而是范式的更换，框架的变革。哲学的发展不是还原，而是超越，只有超越，才有发展，诚如毛泽东所说，只有超越马克思，才能理解、发展马克思。后一种选择也不足取。因为哲学是文化的精华，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相应的哲学，每一种哲学之根都深扎于特定的文化之中。如果把西方文化机械地搬抄过来，作为中国哲学，势必使这种哲学成为无根的哲学，很难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扎根，更不能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这就如同历史上的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地加以应用，而不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样，后果并不可观。因此，在形形色色、扑朔迷离的西方文明面前，人们经过短暂的犹豫、徘徊、观望和饥不择食的“拿来”之后，便开始了自己独立的选择，选择了哲学发展的新道路。事实上，哲学以及整个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一个选择吸收的过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选取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之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选取出来的。因此，现代化的中国哲学既不是全盘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这两种文化以辩证法为定向工具相互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人选择自己新的文化的过程，选择学就是这种选择的结果。从选择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传统文化代表着人类选择的两个环节、两个极端。如果说，东方的有机

论文化代表了人类选择的起点和动因，那么，西方的决定论思想文化恰恰是人类选择的极限和归因。因此，选择学是两种文化综合的产物，也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这两大潮流在现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代表着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未来和方向。可以说，它是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一座峰巅，这峰巅的山脚深扎于现代科学文明之中，在东西方两种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行文至此，我从心底里向世界宣告：猫头鹰现在从东方飞起来了！

正是为了使中华民族的理性之鹰能够腾飞于“地球村”的上空，走进先进的世界民族之林，我选择了“选择”。虽然这并非我唯一的选择，但由于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我毅然把“选择”作为自己至高无上的选择。几年来，我象卢梭所说的那样，使自己处在一个与世隔离的人的地位，并且完全象那个人一样，排除偏见，不受别人观点的左右，保持一种内心自由，由自己按照事物的本来用途对它们进行判断。在这种研究过程中，孤独感一直伴随我，把我推入无所依附的荒漠之中，忍受着难捱的寂寞。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在广袤的世间流浪，我在荆棘的路上奔波。”就这样，我象一个孤独而执拗的探险者，在人类理性的空间上下求索，我的思想忽而飞到希望的天堂，忽而跌落到失望的地獄，选择学就是在这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上下求索之中完成的。然而，我虽然得到了哲学的选择，但却失去了生活的选择，几年来，为了尽早完成选择学，我疏离了我的亲人、朋友，甚至我的日常生活，我的青春、我的爱、我的梦幻、我的追求，我的理想全部倾注在一个“选择”之中。除了选择“选择”，我别无选择。在书稿接近尾声时，我时常想起我们的先师马克思，他研究经济学，可自己却常常饥肠辘辘；我研究选择学，可自己的生活却别无选择，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悖论。然而，比起马克思这样的思想

巨人，我真是望尘莫及，自觉惭愧。他为了完成《资本论》，几乎花上了一生的时间和精力。然而，当今中国学术界已卷入急功近利的海洋之中，哲学也几乎失去它反思的特点，成了现象之流的直接反映。“短、平、快”就是这种现状的概括，很少有人作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宏观议论多，微观研究少。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再不是超脱现实进而反思现实的猫头鹰，而成了跻身于现实、并与现实争名夺利的乌鸦。这种情况使得我再也坐不住“冷板凳”了，只好先抛出这提纲式的东西，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更多的同仁来探讨这个问题。

其实，选择学本来就是许多研究者共同选择的结果。在研究中，我欣慰地发现，先人已从各个角度对选择的性质、特点、机制等等作了深入的研究，而我所做的不过是要把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联结成链，从而形成一门新学科。因此，本书的问世，首先应归功于那些在现代哲学和科学前沿辛勤耕作的学者，正是从他们那里，我吸收了语汇，获得了灵感，明确了思路，坚定了信心。没有他们的成果，选择学是不可能完成的，但现在我却忆不起他们一个一个的人了，诚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在《回来的时间》中所说，一本书就是一片大墓场，那些墓碑上的人名大多已经难以辨认。对他们，我除了表示谢意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也深知，选择学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它涉及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各个领域，需要各学科学者的通力合作，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而且选择学也远非一部著作所能完成的，本书的每一个小题目如价值选择、审美选择、理论选择等等，都是一部著作的题目。我本来订了一个用多卷本完成选择哲学的长远计划，1986年6月，在填写《求索》杂志寄来的作者卡的研究计划一栏里，我在近期研究计划下面，填上认识选择论，在长期研究计划下面，填上选择哲学（包括选择辩证法、自然选择论和社会选择论）。我深知，要

完成这项工程，远非我个人一朝一夕的努力所能奏效，“十年磨一剑”也未必成功，或许将要耗费我一生的精力。我常常感叹，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而斯人却难以胜任。我曾梦想成立一个综合研究室，组织各学科的学者共同研究选择论，完成多卷本的选择学。但梦想终归是梦想，现实的我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地写作。几年来，我先后发表了30余篇选择学系列论文，从1987年底到1988年8月，我把已发表的文章和未发表的文章及积累的资料还有札记汇集起来，写成了近50万字的《选择哲学》一书的初稿。从1989年4月中旬到7月中旬把初稿重写了一遍，结果就是这35万字的书稿。我以为，本书只是一本鸟瞰式的选择学的总体框架，仅仅粗线条地勾勒了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提纲，并不是结论性的东西，随着以后研究的深入，有些观点和材料或者增加、或者删掉、或者修正、或者完善。但愿有更多的学者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一道用选择学的闪电击穿大一统的社会云层，把大写的人字，写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万里晴空！

《选择学》系列论文的发表，得到了许多刊物的支持。这些刊物是：《河北学刊》、《哲学动态》、《生产力研究》、《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福建论坛》、《江海学刊》、《人文杂志》、《现代哲学》、《百家论坛》、《江汉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求索》、《徽州社会科学》、《理论界》、《沈师学报》、《争鸣》、《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红旗》、《世界科学》、《光明日报》、《贵州社联通讯》、《云南社会科学》，等等。是这些报刊率先发表了选择学的观点，没有这些报刊的支持，选择学不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因此，谨向这些报刊的编辑们致以谢忱。同时也向那些关心和支持选择学，并对选择学发表过看法的学术界同仁表示谢意。他们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对哲学发展的支持。现在，选择学已不属于我个人的一孔之

见，而是融进了当代哲学研究的大潮之中，成为现代哲学合唱中的主旋律。

回顾过来的事实，我深切地感到，如同中国人的自主选择刚刚开始一样，选择哲学也刚刚选择。中国人的自主选择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科学和民主是中国人选择的两个大目标。无论科学还是民主都是人选择的因素，科学是人选择的精神，民主是人选择的权利。这就是从现代的科学革命和社会改革的高度，对科学和民主实质的理解。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够发扬并超越“五四”运动精神，从而为伟大的改革事业提供理论上的定向工具。改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未竟事业，步履维艰，联合国人士曾用一句西方谚语来形容它：“在未经探索和绘图的水域航行。”在这样的水域，要进行成功的航行，需要有卓越的直觉选择能力，对未来的诸多可能性有一个全方位的把握。因为我们民族的未来，并非仅仅取决于它的过去，还更多地是取决于它现在的选择，选择是未来的创造者，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每一个里程都是选择本身继续展开的具体表现和确证。因此，在这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不必为我们民族曾有过的光辉历史而夜郎自大，也不必为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黑暗历史而顿足悲哀。过去的历史由过去的人选择，成败由他们负责；而未来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当代人的选择，未来成败由我们当代人负责。所以，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命运，该怎样选择我们民族的命运？这才是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古希腊特尔斐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提出的挑战是“认识你自己”，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认识你自己怎样选择”。

人的选择是宇宙进化选择之链上的一个环节。宇宙是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尚未确定的树状的开放系统。在这旁逸斜出、枝繁叶茂的宇宙进化之树上，从每一临界点都可能演化出若干分

枝。生命是其中的主分枝，人类是主分枝上的次分枝，个人只是次分枝上的一个小杈。因此，过去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不能完全决定未来，未来不可完全预知。宇宙的未来，生命的前景，人类的途程，个人的命运，既没有先定的和谐，也没有既定的蓝图，更没有预定的轨线。

每一个生命体都是有限的、特殊的存在物，只不过是茫茫的宇宙之旅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它只能沿着宇宙进化之树上的某一个方向演化，不可能同时向多个方向发展。物以歧路灭种，人以多方丧生。因此，我们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勇于选择，善于选择。选择可以收缩宇宙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空间，使其中的一种宇宙成为现实。选择能限制我们自己，使我们精于一道，一以贯之。由于每一个生命体在宇宙中只能存在一次，充其量不过是广袤宇宙中的一颗流星，或者是宇宙百花园中一现的昙花。因此，我们的选择应该是独到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不仅要在物质库房中拾取现存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创造出物质库房中不曾有过的东西。念天宇之多星，大地之多洲，生命之多种，人类之多族，人生之多路，非神力所造化，而是选择所为之。只有选择才能使我们从多元中筛选出一元，从互斥中印证互补，从相对中掌握绝对，从环境中观照系统，从部分中发现整体，从结构中改变功能，从振荡中感到稳定，从竞争中找寻协同，从混沌中觅出有序，从破缺中审视对称，从随机中看到决定，从偶然中表现必然，从可能中过滤现实，从形式中反思内容，从现象中透视本质，从结果中追溯照因，从有限中窥见无限，从瞬间中领略永恒，从伪似中辨识真谛，从虚无中洞察意义，从丑陋中体验美丽。

人的选择既不是纯受外界环境制约的客观属性，也不是纯属主观意志范围之内的随心所欲，而是主客体双向选择的关系机制。主体与客体的双向选择集中体现在下面二律背反的命题之

中：第一，人是环境的创造者；第二，人是环境的产物。在第一个命题之中，人是主体，环境是客体；在第二个命题之中，环境是主体，人是客体。这样，人的选择就表现为双向选择：人作为主体对环境的选择，环境作为主体对人的选择，这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双向选择关系。唯心论片面夸大前一个命题，而否定后一个命题；旧唯物论片面夸大后一个命题，而否定前一个命题。诚然，一些哲学家曾看到了这两个命题各自的合理性，但只是把这两个命题孤立地并列，看不到二者的统一，因而都没能以双向选择为机制把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而双向选择原理超越了旧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达到了二者的辩证综合。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在选择外部环境的同时，外部环境也在选择我们，我们对环境的选择和环境对我们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二者互为反应，互为博弈，互为挑战，互为创造，只有当二者得以相互适应时，人类才有进步。因此，人类的未来，究竟哪一种得以实现，不是由环境机械地决定的，也不是自由意志幻造的，而是自我选择和环境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心境和物境的中和——意境。

自我选择是不确定性的，环境选择是确定性的。双向选择的过程就是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相互转化的过程。不确定性是选择的动因，确定性是选择的归因。虽然选择起因于不确定性，但选择一经作出，确定论机制便主宰你的命运。

选择的动因是不确定性的，因而我们必须有所选择：

选择的归因是确定性的，因而我们必须珍视选择：

不必为过去的命运而痛惜，我们可以重新选择；

不必为未来的命运而战栗，我们可以自由选择。

总而言之，选择学主张并确信人类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和自由，它的宗旨就是探讨和研究人类选择的方法、选择的发生、选择的过程、选择的实现和选择的尺度。我深知，“选择什么”是

选择者的问题，“怎样选择”才是选择学的问题。因此，此书并没有一般人所期求的“正解”，也没有给人设计一条确定的路线和光明的前途，更没有象以往的某些理论那样教人甚至替人选择什么，而是启发潜藏在人自身中的悟性，使人领悟选择的方法，为人展示无限的可能性空间。谁不知，世界对于开放的头脑才是开放的，生活对于有选择的眼睛才会有选择。因此，选择学不是驰骛于纯粹哲学思辨中的教条，而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为工具和方法；它不属于某一种思想流派，而是属于每一个选择着的人；它不是为自己的理论奠基，而是为人类的未来开路；它不是为个人的建树，而是为民族的尊严；它不是为社会彼岸的信仰，而是为个人此岸的生活。因此，选择学这本大书的最后完成，不是在个人思维的有限选择之中，而是在人类生活的无限选择之中。

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人类通过自我选择和环境选择而诞生的历史。但是，人的选择权利常常被剥夺，沦为环境的手段和工具，只能听命于上帝、圣哲和君主的安排，从而使人类历史几度陷入迷津，使人类命运几度陷入苦难的深渊。选择哲学宣告：人的选择是双向的，人既是选择的目的，又是选择的手段。人类的未来，不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也不在圣哲的预见之中，更不在君主的恩赐之中，而在我们自己的选择之中，我们的选择决定我们的未来：

不仅未来而且过去的历史也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人的一切存在都取决于人类自身的选择；

有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传说，人揭开了萨斯女神的面纱，却发现了自己；同样可以说，人选择了自然，却创造了社会；人选择了社会，却创造了自身：

一个幽灵，一个人的哲学的幽灵，在世界东方上空徘徊……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选择之中！

1989年7月于沈阳北郊